7.12

大概在几个月之前（4月23日），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因为我了解到我们公司（滴滴出行）会做一些公益行动，所以我在考虑能否借助公司的力量给基地的孩子们一些帮助，经过向若干个事业部、若干为同事咨询之后，我了解到直接的物质或经济帮助是不在考虑范围内的，但是滴滴有一个滴滴公益平台，可以发起众筹，当时也没多想，就写了一封邮件，发给了公司负责公益的相关同事，那几位同事也非常感动，说可以和启爱一起推动一下，上线滴滴公益平台

不过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件事情最终没能做成，不过走过这么一大圈，也让我对公益事业稍稍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也认识了启爱公益基金会的负责人——张蕾

从此之后，经常看到张蕾姐在朋友圈发一些基地相关的信息，7月3日那天，中国日报海外版报导了爱心棒球基地，我立刻问张蕾姐询问是否有清晰版，第二天早晨，我就收到一个pdf文件

“这个行吗？干什么用？”

“读了一段，感觉里面的句子写的挺正宗的，可以作为教孩子们学英语的素材”

“哈哈，你平时什么时候去基地?”

“我一直是周六日晚上去辅导孩子们学习”

“孩子们总提到你”

这周一（7月8日）的时候，我给张蕾姐发了一条信息：

“张蕾姐，您平时都什么时候去基地？有机会我们可以认识一下”

“我这周应该周四去，你都是周末在吗？”

“看吧，这周估计周五下午就可以过去，然后六日两天应该一直在”

“我争取周六过去一趟”

今天，我们公司团队老大组织团建，下午两点之后办公室就走的没有人影了，我并没有跟大家一起去，出去练了一会儿挥棒之后，直接就去了基地

到基地之后已经快8点了，孙教练和师爷正在商量一些事情，我凉了一杯水之后就随便出去买了点东西吃，一走进教室，要发就拿着数学题问我了

“哥哥，您看这个题怎么做？”

我看了下，题目大概意思是：

有30个礼物A，180个礼物B，240个礼物C，将三种礼物分成相等的若干份组成大礼包，问最多可以组成多少个大礼包？

“要发，这个题是考什么的？能看出来吗？”

“公约数”

“恩，非常好，因为是把三种东西分成相等的若干份，所以考公约数对吧”

“那它又问，最多可以组成多少，那再详细一点，它要考什么？”

“最大公约数”

“哎，对了，求谁的最大公约数呢？”

“30 180 240”

于是，我在黑板上用短除法写出了式子

“约数是多少呢？”

“30”

“所以，是不是就可以装30个大礼包，然后每个礼包里面有1个A，6个B，8个C呢？”

“恩”

“除此之外，我是不是还可以装15个大礼包，每个礼包里面放2个A，12个B，16个C呢？因为15也是这几个数的公约数”

“恩”

“但它想问最多有多少个大礼包，所以是不是应该取30，也就是取最大公约数啊？”

“恩”

紧接着，周德柏文也在旁边记下了这个题，要发就对他说：

“你就知道抄，自己不算”

“你才抄呢，我听哥哥讲了，你听了吗？”

伴随着两人的争吵声，我出去赶紧接了点水，之后马上又回到了教室，快走到教室门口时，就又听到要发的声音了：

“哎，哥哥去哪里了？”

“这儿呢，这儿呢”我赶快走了进来

“有什么问题？”

“哥哥，如果一个正方体的表面积是24，那这个正方体的体积是多少？它的边长是不是2”

“不是边长，而是棱长”

“奥，棱长是2，然后一个面的面积是4，表面积就是4 \* 6 = 24”

“那有没有想过这个2是怎么得来的？”

……思考中

“你想，正方体的表面积是24，那它一个面的面积是多少？”

“24 / 6 = 4”

“每个面的面积是4，所以就要想哪两个相同的数乘起来是4，这就是棱长，对吧”

“恩”

“棱长知道了，体积是不是就是2 \* 2 \* 2 = 8”

“恩”

“做题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每一步到底是怎么来的，不要去猜，去蒙，就比如这个题，我刚才问你棱长是2是怎么来的，就说不出来了，证明这个数你肯定是猜出来的，然后一算，正好表面积是24，之后一定要用严密的推理来得出结果，知道了吧，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如果一个正方体的表面积是54，那它的体积是多少怎么做呢？”

“是不是先要用54 / 6 = 9，然后想哪两个一样的数相乘得到9，3 \* 3 = 9，于是得到棱长是3，然后体积是27，对吧”

“恩”

“再强调一遍哈，一定要严格推理，不要靠猜”

重复一遍又一遍相同的话，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好像比老太太都能唠叨

看到赵鑫来到教室，我就很自然地想到上次教他的那个题，于是我走到他跟前看了一下他的计算过程：

9 + 99 + 999 + 9999 + 4

= (10 – 1) + (100 - 1) + (1000 - 1) + (10000 - 1) + 4

= 10 + 100 + 1000 + 10000 + 4

= 11114

从结果当中，很明显可以看出，他还是没有真正理解当初我教他的方法，于是我换了一种方法

“赵鑫，9 + 99 + 999那个题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法，我们可以把4拆成4个1分别加到前面四个数上”

9 + 99 + 999 + 9999 + 4

= 9 + 1 + 99 + 1 + 999 + 1 + 9999 + 1

= (9 + 1) + (99 + 1) + (999 + 1) + (9999 + 1)

“这样再往下算就好算了吧”

“我当初就是想这么做的，我们老师只讲过这种方法，没讲过那种-1-1-1的方法”

“其实这两种方法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之前我跟你说的那种绕了点小弯儿，结果没想到把你绕进去了”

“其次我发现你们对于加括号，去括号这些操作很不熟练，比如：”

15 – 7 – 3 = 15 – (7 + 3)

36 / 3 / 2 = 36 / (3 \* 2)

“在减或者除这些符号后面加括号的时候，里面要变成它的逆运算，知道了吧”

“恩”

“哥哥，我们明天就要走了”

“去西安？”

“恩”

“不是15号才去吗？”

“明天去外面比赛”

“去哪啊？”

“昌平一中”

“离这儿远吗？”

“今天我们就去了”

“怎么去的？”

“走着去的”

“昌平一中离这儿这么近吗？你们走过去？”

后来我去餐厅问了下孙教练：

“孙教练，孩子们明天要去比赛是吧？”

“是”

“我能和孩子们一起去吗？”

“去呗，你今天晚上不是不走吗？”

“是，我今晚不走”

“那您知道大概在哪吗？”

“不太清楚，你问问师爷，今天师爷带着孩子们去的”

等师爷回来后，我问到：

“师爷，昌平一中离这儿远吗？”

“走路的话，慢慢走，40分钟就可以到，我们今天就是走过去的”

“行，明天我一起和孩子们去看看”

“可以，一起去呗”

第二天，早晨7点刚过，孩子们陆陆续续从宿舍跑出来，等我从二楼下来，已经开始吃饭，我也随便吃了些东西，大约7点40时，大家在门口列队准备出发，人全了之后，谢教练开始问：

“都带水了没有？”

“没有”有几个孩子回答

“没有赶快回去拿”

准备完毕后，大家开始出发，谢教练走在队伍最前面，我走在队伍最后面，中间是十几个孩子，我们沿着九厂路从南七家直接通往天通苑小区，一路上从两侧的污水沟过渡到人口非常密集的居住区

在学校门外，我已经看到里面走来走去的学生们，我问大宝：

“哎，你们是要和初中生去打比赛？”

“应该是，就是里面他们那些人”

今天过来的孩子们以11、12岁最多，年龄最小的是尕让和图图，只有10岁，而对方个个人高马大，大概至少比他们大两岁

小学生和初中生比赛，是不是有点…

我的心里还在不断犹豫，但后来两队合流在一起的训练和最后的比赛让我彻底打消了心中的顾虑，之前只是辅导孩子们学习，很久没有看孩子们训练，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出来比赛

最开始是热身，我就在操场旁边的主席台旁边坐着

大约过了20分钟，赵剑突然从队伍中走了出来，也跟我坐在了一起

“怎么回事？”

“我的鞋坏了”

说着，他把那只脱落的鞋底给我看

谢教练也走了过来，把手机给赵剑

“打电话问问师爷吧，看看他来了没，没来的话给你带过来”

“喂，师爷，您走到哪里了？”

“我马上快到了”

“啊？那好吧”

“怎么了？”

“我的鞋坏了，想问下您，要是在基地的话，帮我带过来一双”

挂了电话之后，我跟谢教练和赵剑说：

“我回去拿吧”

“太远了”

“没事，骑一辆摩拜回去就可以，很快的”

“告诉哥哥，你的鞋在哪里放着”

“就在102，厕所门前，有一双黑色的”

“到时候我们视频吧”

于是，我从学校走出来，正好门口就有单车，就直接骑回了基地

过了15分钟左右，我回到基地，结果基地门被锁了，于是我就尝试和李师傅视频聊天，结果试了若干次李师傅也没有回复，又发微信问谢教练：

“基地门锁了，我给李师傅视频聊天，也没回复”

“可以在基地门口等一下，看有没有人进去，跟着进去吧”

“恩，你也可以问问其他人，看看有没有在基地的，比如邓华老师”

“好的”

大概等了十分钟后，终于有人来了，这个时候，孙教练也从餐厅走了出来

“赵剑鞋坏了，我回来帮他再拿一双”

进门后，我在102的确找到了赵剑说的那双黑色的鞋，但还不太肯定，于是给谢教练视频，但没人接，我让孙教练确认了一下这是不是赵剑的鞋：

“应该就是这个，赵剑脚挺小的，看起来像”

不过看到宿舍里满地杂物，床和柜子之间横一条竖一条栓着的绳子，进去之后稍微往里一走就得低头弯腰，绳子上面又搭着各种各样的衣服、袜子、毛巾，孙教练无意中说了一句:

“这宿舍真是住的跟猪窝一样了”

“我骑摩托车送你过去吧，借用一下外面李师傅的摩托车，但是得找李师傅要一下钥匙”

孙教练一边沿着宿舍走廊往里面走，一边自言自语：

“李师傅是在哪住来着？是这个屋？”

推开一看，没人，又往里走

“是这个屋？”

又没人，又往里走

“那肯定是这个了”

还是没人，又往里走

……

直到看到某个屋玻璃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李师傅的名字

“肯定是这个了”

于是敲了敲门，问李师傅要来钥匙之后，我上了摩托车的后座

孙教练自言自语到：

“好久没开摩托车了”

从基地走出来后，孙教练一路狂飙，我一只手提着赵剑的鞋，另一只手紧紧地握着后座，那个速度，恨不得下一秒就要冲出南七家村，飞奔的摩托车带来的气流将我的头发吹地竖了起来，一路上，我一直想着：

“之后再也不敢找孙教练带我了”

孙教练一直安慰我：

“不用担心，相信我的实力”

走到学校门口后，我的心还在后怕：

“孙教练，您也进去吗？”

“一起进去呗”

接着，孙教练对门卫师傅说：

“师傅，帮忙开一下门，我们是里面棒球队的，给孩子送鞋来了”

说着，我把我手里的鞋举了起来给师傅看

来到学校后，我看到赵剑换上张越升的鞋开始训练了，张越升在谢教练旁边接队员们回传回来的球

看着谢教练打教练棒打的气喘吁吁，孙教练很自豪地说了一句：

“都像你这么打，打一筐球不得累死”

紧接着，他给谢教练演示了一遍自己的教练棒

“我不会那么着打”

“不会也得学啊”

说完后，孙教练打出一发又一发的高飞球，个个都飞出七八层楼高

刚开始时，我是感慨孙教练打出一发又一发的球，两三筐球打完了，但却丝毫没有看到他显得很累的样子，我们平时在俱乐部训练的垒球高飞球的难度和这个相比之下，简直逊色好几个档次，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以职业为目标的训练模式

紧接着，我把目光转移到接高飞球的队员们，昌平一中的初中生校队和基地的孩子们合流训练，但很明显得，无论从判断高飞球落点，跑步移动，接球准备动作，接杀成功率任何一个过程来看，基地的孩子们明显比这些初中生强过不止一个等级

看到大家在这里练的热火朝天，大宝在一旁待不住了，大声喊着：

“孙教练，等等我，您给我打一个特别高，特别远的球让我来接”

师爷来了之后，大家又在一起做了打击训练，师爷从球棒的选择、引棒、转腰、挥棒时用力的方向、如何保持身体重心、挥棒时翻腕的时机等等各个细节做了精心指导，并让赵鑫、图图、大飞三个人向昌平一中的初中生队员们自豪地展示了他们训练的挥棒动作

打击、防守练习结束后，双方开始比赛

投手 李晓博

捕手 赵剑

一垒手 宋潮

二垒手 尕让

三垒手 周德柏文

游击手 李亚飞

左外野 韩要发

中外野 谢瑞盛

右外野 图图（郭噶藏图美）

基地的孩子们先攻

大约15分钟过去了，打线已经轮了一轮，攻击还在继续，这半局，孩子们单局拿下了两位数的得分

接着换对方攻击，很快两个人出局了，师爷立刻向投手晓博传令：

“全部都投好球，让他们打出去，我们练防守”

“于是，最后一个一位打者被封杀在了一垒”

这一局完了之后，已经是11点半了，大家互相行礼之后结束了今天的训练，昌平一中的孩子们也非常有礼貌，分别向师爷、孙教练鞠躬致谢

赛后，师爷提出带着孩子们去外面吃饭：

“马上就要参加全国锦标赛了，今天这顿饭算是给他们的饯行”

饭后，大家慢慢走回基地，进门之后，在谢教练的组织下，便马上开始收拾行李，明天，郭老师就会带一部分人（身高在150cm以上的孩子）先踏上去西安参赛的路

与此同时，在青岛参加夏令营集训的另一批孩子也回到了基地，孩子们个个都晒得很黑，小乐看到我之后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问他：

“在青岛训练辛苦吗？”

“不辛苦，就和玩儿一样”

郭老师也在忙着和师爷分享在青岛训练的各种心得感想，谈话之间，郭老师拿出了一张叠着的纸：

“师爷，这是加洋给你写的信”

亲爱的师爷：

我在西安，我想您了，我的棒球会进步的，强棒加油、加油，我会好好打棒球

姓名：加洋扎西

信的下方，是叠成的一个红色的心，上面写着：

“棒球是生命”

“加油 棒球”

“加洋懂事了啊”

“是，比周德柏文强多了”谢教练在一旁附和了一下

周德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下意识的回了一下头

我上楼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张蕾姐已经到了：

“我已经到了，现在在基地吗？”

“我在二楼，稍等一下”

走下楼之后，我就看到一位中年妇女在厨房门口的桌子上收拾东西，我立刻认出来，这位肯定就是了

“您好，是张蕾姐？”

“穆英杰”

“对对对”

“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接下来，我们就坐在一起，谈到了我是如何了解到基地的，以及为什么来帮助孩子们学习等等

“你觉得我们这里的孩子怎么样？”

“孩子们非常懂礼貌，个个都是打球的好手，不过吗，在学习上，就……”

“是，确实是这样，不过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

“确实是，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一件事情上投入的多了，在另外一件事情上的投入必然就会少”

“的确是这样，不过孩子们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同样是这么多训练时间，也同样是这么多学习时间，有的孩子表现的非常好，但有些孩子表现就不太好”

“那你觉得平时都有谁比较爱问问题呢？”

“其实爱问问题的来回就是那几个，要发、赵鑫、杨朔、周德，还有大钢，虽然基础不太好，也还算是比较爱问问题吧”

提到大钢，我多说了两句:

“我感觉，大钢为他的两个弟弟付出的挺多的”

“其实，这三兄弟啊，老二要发是最有心的，他心里有一股劲儿”

“恩，我也能感觉到，能感觉到他有那种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那种劲儿”

“你知道吗？最开始我们去这三兄弟家的时候，就没有接大钢走，要发和要财走的时候，大钢就一个人在家里坐着不停地哭，我们当初是考虑，不太清楚这三兄弟到底都是什么样的孩子，万一都来到北京搞个三人小团体，欺负别的孩子怎么着的，而且那个时候大钢年龄已经很大了，按理来说他已经超龄了，所以我们没把他带来，后来大钢跟我们说：‘给我半年的时间（我一定能做好）‘，过了两个月，最后大钢还是来了，总之这三兄弟，各有各的特点吧，大钢就是属于那种呆呆的感觉”

“有时间的话，比如正好遇到周六日了，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接一次孩子，你就能感觉到这里这个家对于他们来讲有多么重要”

“恩恩”

“对了，你今年多大了？”

“我92年的，今年27周岁”

“奥，那这周六日就耗在这里，也没有个约会啥的？”

我摇了摇头

“待在基地也挺好的，也可以多和孩子们玩儿一会儿”

我个人的问题就这样三言两语被带过去了，马上我又把话题转移到了孩子这里

“对了，小双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小双的话，我们明天正好路过他家，想要再做一次努力，再去劝一劝”

“之前去过若干次了是吗？”

“是啊”

“他家里是只有他和他二爷吗？”

“是他二伯，还有他姑姑”

“那孩子自己是怎么想的呢？我听说有去看心理医生?”

“是去看了，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所有的指标都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压力大，但是具体哪里压力大，也很难那么详细地反应出来，他家里人都非常非常好”

“是不是可以让他家里人去劝一劝孩子？”

“劝了，根本就不管用，我们也在努力争取，毕竟训练了三年了，花三年时间培养一个队员付出的精力、时间、努力都是很多的，我们也很难理解一个好端端的孩子，是受了什么刺激，就突然变成这样了，小双原来在队里的时候是很有榜样力量的，用他二伯的话就是，就是在那里‘作‘，也不知道在想啥”

看着大家忙着收拾东西，我也在餐厅、教室、209（我自己的房间）到处走，没过多会儿，走到教室时，突然看到郭老师正在检查张越升的数学暑假作业，两个人对峙了起来：

“你们老师教你做应用题的时候，就写一个结果就完了？”

“你们老师教你做计算题的时候，就写一个得数就完了？”

“放假已经过去多少天了？啊？快20天了，你才做了这么点？而且看看你做的这都是什么？”

“哎，你这次数学考了多少？”

（他的回答我没听清）

“英语呢？”

…

“就考成这样，你还抄？你想怎么着？下学期的时候你想要沦落成和马虎那样吗？人家韩要钢数学还能考80呢”

这时，有人扭过头来对郭老师说：

“宋潮抄的更猛”

“他抄，那是对的啊？”

“不对”

“不对你跟他学啥啊？”

郭老师生气地把书拍在桌子上，接着，抽出暑假作业的答案，当着张越升的面撕得粉碎

“就你这样，你还想去西安呢？你哪儿也别去”

“我告诉你，张胖子，从现在开始，今天晚上，明天一天，再加上后天火车上，最少给我写到20页，要是写不到，你去了西安，我也不让你上场比赛，我也得把你踹回去”

张越升低声问到：

“除了数学做到20页，英语还有吗？”

“你能做得完吗你？”

收拾完张越升之后，郭老师转身走了，手里拿着若干本课外读物，我猜测是要带到西安，在比赛日每天的学习时间里让孩子们读书

到了吃饭时间，郭老师看到张越升没来，便问到：

“张越升呢？”

说着就走到了教室

实际上，抄作业这种现象，不仅仅局限于张越升一个人，有很多外面媒体报道的看起来乖巧听话的孩子抄得并不少，其中英语作业是所有人最头疼的，孩子们总是喊着：

“英语太难了，我们不抄的话什么都不会啊”

晚饭之后，孩子们都陆陆续续走到教室继续学习，由于7月2号考完试之后很多孩子直接去了青岛参加夏令营，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回顾自己的考试成绩，学期末的时候每个班的班主任老师都会为每个人总结一下这学期的表现，并写在一封通知书上发给大家，这一天晚上，我看到了大钢正在看他的通知书，看到我走到了他的身边，他便开始尝试读上面的内容：

……

“老-师-也-相-信-你-想-和-好-成-”

“这个字不会念”

“念‘ji’，四声”（指着‘绩’字问我）

“绩-做-朋-友，但-是-想-要-”

“这个字不会念”（指着‘取’字问我）

“取-得-好-成-绩，现-在-”

“这个字不会念”（指着‘的’字问我）

“这个字老师写的有点连了，是‘的’”

“的-表-现-可-是-不-可-以-的-哦”

明显得，大钢并不能完整地读下来这段话，他看到每个字时都要停顿那么一两秒钟，整段话读下来基本上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出蹦，更谈不上理解这段话的意思，开始时大钢的声音很大，引起好几个人的注意，大家纷纷扭过头来

这时，大钢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突然声音变得很小，最后才把这段话读完

读完这段话，我又让大钢把考试卷拿出来，给他讲了几个典型的错题，后来他迫不及待的问

“现在几点了”

我看了看表，8:50

关心‘现在几点了’这个问题的人不止大钢一个人，但是大家关心这个问题的原因便是到了点之后，就可以离开教室干别的事情了

大钢走出教室之后，大飞（李亚飞）也在座位上笑着跟我说：

“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你英语考了那点分，你不知道该干什么？”

“你语文考了多少，你不知道干什么？”

我下意识地对大飞说出了这些话，但是后来想了想，这话说的似乎有些太重了，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生活阅历毕竟还很少，因此才需要我们去引导，督促，出现错误时及时纠正

但是，迷茫，找不到前面的路，不知道自己将来干什么，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许是更为严重的，也是更为棘手的问题

第二天早晨，我依然起的很早，吃完早餐后我和李师傅说了一声：

“李师傅，今天中午和晚上您不用给我做饭了，我回家一趟”

“好嘞”

这一天所有的孩子都在教室，上午也没有训练，大家聚在了一起做作业

突然之间我听到有人在喊：

“480 / 6 ，这么简单，还不会？”

声音大概是从三年级的一伙儿中传来，具体是谁我没听清

后来我知道，问这个问题的是要财（韩家三兄弟的老三），要财二年级刚上完，好像数学一直都非常好，这次考试考了98，这个暑假二年级的作业也写了一大半，对于他来说似乎非常简单，于是郭老师让他做三年级的作业

很快，要财跑到我这里来，指着480 / 6这道题：

“哥哥，这个怎么做？”

“48 / 6会吗？”

马上，要财在嘴里快速地默念着：

“一六得六 二六十二 三六十八 ……”

“等于8”

“恩，那480，后面加了一个0，再除以6，想想是多少呢？”

皱了皱眉，还是没想明白

“你看哈，除法的本质其实就是分东西，比如48 / 6不就是把48平均分成6份，然后刚刚我们算出结果，每份是8对不对？”

“恩”

“那480的话，是不是总共有10个48，1个48平均分成6份，每份是8，那现在480总共有10个48，每个48都平均分成6份，那是不是就有10个‘每份是8’，所以就是”

“80”

“对了”

给要财讲题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在想：

“这好的和差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主动的和被动的，差距也实在太大了”

在教室待了一会儿之后，我一看表已经快10点了，就赶忙跟孩子们说：

“我得回一趟家，大家先自己看吧”

听到我这么说，赵鑫有点恋恋不舍：

“啊？怎么这个时候回家呢？”

“我得回去洗洗衣服，收拾收拾东西，再买点东西准备下周的生活物资啊”

“哥哥，那您不能晚上再回去吗？”

“晚上超市就关门了啊”

“那好吧”

赵鑫略带一点点遗憾

我上二楼收拾书包准备好走下楼之后，我看到大飞早就站在楼梯下等着我：

“大飞，你是来送我吗？”

“是啊”

“谢谢，谢谢大飞”

走下楼之后，我还看到宋潮，两个孩子帮我把自行车抬了出来，宋潮还说：

“帮哥哥调到3档”

3档，是我平时骑车最常用的一个档位，这些细节，让人真得很暖心

可能是太过于着急了，我竟然忘了在走之前给孩子们加油了